

流金岁月

■赵洋杰

印象中,小时候的农村,生活条件比较差,冬天特别冷,但每每回忆起来,总觉得很有趣。

木柴

立冬,树叶开始枯黄,我们村小学就组织师生去澧河堤内搬运树枝,为教室生火取暖做准备。那时,总感觉学校到河堤有一段很长的路,学校的房子也是又高又大。从学校到河堤,要经过家门口,可我绝对不会放下树枝回家喝水或歇歇脚。

当最后一个学生回到学校,老师也扛着小山一样的树枝回来了,老师用斧头和锯把一些粗壮的树枝截断,学生把它们堆在教室墙角,看着都是暖和的。

冬至前后最冷,冬至到,那柴火就用了。冬至俗称“交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寒风呼呼的,带着哨声,趴在地上矮小的麦苗快要被卷起来了。枝头早已秃光,树枝在凛冽的寒风中乱窜,偶尔扯下的干树枝,早被人捡走了。

饺子

饺子是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我们都盼着冬至的到来,进入十二月就掀起指头一天天算着过。因为冬至有饺子吃,饺子里有肉。

那时的饺子,那叫一个香,爸爸包的饺子还特别好看,一个个像元宝似的,端庄大方地立在锅排上。看爸爸包饺子,就像看捏泥人一样有趣:饺子皮放在左手四个指头上,右手拿筷子填馅,放下筷子,两手大拇指一挤,就是一个肚大边薄的胖饺子。直到饺子包完,爸爸的大拇指也粘

冬天的故事

不到馅。我试了多年也没有学会,倒是姐姐像得了真传,饺子包得和爸爸一样好看。饺子刚出锅,我就急着往嘴里扒,一口咬下去,就像炸在了嘴里,热气冲出,烫住了舌尖。饺子大,嘴巴小,饺子在嘴里翻不了身,只好把饺子再吐回碗里。看着我狼狽的吃相,大家哈哈大笑。

腊八

冬至过后的节气是腊八。腊八这天,我们村头有牲口交易会。冷风中,村子显得热闹而有趣起来。

腊月是农闲时节,停楼住耙,各种农具收起来了,牲口们劳作了一年也该歇歇了,但该出手的牲口就该卖掉了,农家是不养闲牲口的。一头牲口一冬要吃很多草料,如果想出手的话,还是尽快出手,即使价格稍低一点,这样过年也有钱花。而来年要用牲口的,也会趁此价格低入手,买卖双方袖子里一比划,就成交了。

我们村与镇街相邻,村头还有一个拖拉机站和一家铁厂,牲口交易就在拖拉机站与铁厂之间入村的大路上。每年腊八,有上百头牲口都会在这里交易。

至于腊八粥,穷人家可没那么多讲究,也没有那么多食材去讲究,所以腊八粥喝得十分简朴。但各种出自农人手中的美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轮番登场,做粉条、磨豆腐、宰牛羊、杀鸡鸭、捕鱼虾……哪一样都会让人垂涎三尺。一年的美好像腊梅花一样,在这寒冷的冬季里尽情绽放,越冷越艳。

粉条

天越来越冷了,坑里的水已经结冰了,这时就可以做粉条了。

爷爷说粉条是细菜。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细菜,但我知道做粉条要花费很多功夫,必须慢功细做。小时候,红薯既是汤,又是馍,也是菜。秋冬时节,天气不好,或下雨下雪,起得晚,煮上一锅红薯,加点红苕豆,就是一天的饭,既营养又耐饿。

红薯收获后,那些破了皮的、有疤的,还有一些长得特别大的,会被拣出来磨成粉子。磨成渣渣的红薯在反复水洗后就沉淀出了细白的粉子。粉子兜块晾干、揉搓成团,就等天冷结冰时做粉条。

做粉条的大锅,就支在原来生产队的烟炕房边。大锅和两三口大缸呈品字形排开,煮粉、虑粉、定型,虽然是人工操作,也是标准的流水线作业。

反复揉搓好的粉团,由专人揪成剂子,及时放进捶粉的瓢里,瓢底筛子孔在不断捶打下,粉条就落到了下面滚开的水锅里。沉浮中,粉条被两根近一米长的筷子赶进了稍低一点的水缸里,降温滤去浮粉,又被筷子赶到了左或右的水缸。两面水缸都有人在捞粉,粉条在缸中一个回游,就被盘到了小木棍或小竹竿上,一提一拉,粉条出了水,像少女的披肩发一样被杆子挑着送进了烟炕屋,挂在准备好的杆子上。

晚上,寒风把粉条冻成了木板一样的硬坯。第二天,放在捶布石上反复捶打,冰开、粉散,一根一根透亮,挂在院子里晾晒。这样的粉条,可以贮存吃着吃上一两年。

做粉条时,一到放学就直接往烟炕房跑,趁大人不注意,扯上一卷粉条,直接放到嘴里,一吸溜,特别爽滑、清甜,还有嚼劲。

豆腐

豆腐也是过年饭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

物,腊月二十六,要磨豆腐。我与开豆腐坊家的小儿子年龄相仿,经常去他家的豆腐坊玩。特别是冬季,豆腐坊暖和,就得更频繁。

到豆腐坊就要帮着烧火,等豆汁烧熟盛出来,锅底会有一层金黄的锅巴,又香又筋道。这是对烧火者的奖赏。如果烧火不用心,火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豆汁可能会溢,锅巴也会糊。糊了就发苦发涩不中吃了,严重了还会影响整桌豆腐。

那时的豆腐好吃,豆汁是不会被人挑豆腐筋的,如果挑了,豆腐一定不会筋道,挑出的筋,正是这桌豆腐的灵魂。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不是谁手艺精湛,老手艺科学,而手艺人的诚实守信,就体现在他所做产品的真材实料里。

草鞋

看我们脚冻了,爷爷就要我们穿他编的草鞋。草鞋底是桐木做的,一寸左右厚,砍好的底子用火箸在边缘烙出一个一个小黑洞,搓好的麻绳穿进去,再用竹签镶实,麻绳拉断也不会被拉出。这时,就可以在上面编茅草了。爷爷的手艺很好,不管是大人的,还是小孩的,他都能编,但太费工夫,所以也不敢轻易许人。

草鞋编好了,穿草鞋时还要塞进去一些麦秸或干草,一是格外暖和,二是脚不会被磨出血泡。草鞋不是一年一编,编一双要穿好多年,因此会编得稍大一点,走着总会发出“拖拉、拖拉”声。

冬季的夜特别长。一般下午五点半左右就黑了。漫漫黑夜,我们一家人有时就围在火炉前听大人讲故事。上初中后,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就跟着他进城读书了。那些发生在农村里的、冬天里的故事,就成了人生长河里的朵朵浪花。

回不去的故乡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吴维红

我曾经以为,乡村的岔路千万条,每一条岔路也都能通往故乡。可今天回老家,因为修路,我走上了这千万条岔路中的一条,到底还是迷了路。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些村庄,我曾经是那么熟悉,熟悉得如同我自己的手脚、头发。这片土地,这些村庄,曾经养育了无数花骨朵一般美丽的妙龄少女和白杨树一样挺拔的男儿。要说到别处有什么不同,我真说不上来。豫中平原所有村庄的横样,大概都是相似的,大片大片平坦的田野,田野的尽头绿树成荫,绿树的尽头,炊烟袅袅、黛瓦白墙。有的村庄得天独厚,能在村后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有的则是在村口有一方池塘,有水有树,整个村就活泛了。太阳一起来的时候,袅袅的炊烟开始在村庄的上空弥漫,牛马骡驴的嘶吼,孩子鸡鸭的欢叫,压水井吱吱的歌谣……树和水,像一张缜密的蛛网,把田野和村庄、村庄和村庄紧密联系在一起;村庄之间弯弯曲曲的公路和岔路则像一根根蛛丝,看似简单纤细,又坚不可摧。它们串起了整个平原,也串起了我们的一生。

沿着漯舞路前行三十里,右转过大台路,路边的这个村庄曾经是母亲和大姨的村庄。二十年前,姥姥和大姨都还在世,我还在上学。那年十月初一,我随着母亲、大姨一起去给姥爷上坟。刚一进村,大老远就有人打招呼:“这俩闺女来了。”大姨和母亲一脸淡定,从容搭话,我却满是诧异——彼时,明明她们都已两鬓斑白了的老人,还被乡人称作“闺女”?我说出了自己的不解,大姨嗔怪地说我“傻闺女”,还说:“爹娘在时,娘家还是家,爹娘一不在,我和你妈就没有娘家喽……”如今,姥姥已经去世多年,大姨也已经去世,再次陪伴母亲来到她从小生活的村庄,许多年轻的人她已经

一路上那么多车辆,熙熙攘攘,最终的目的地都是田野尽头、绿树深处那一个个并不知名的村庄。那里的少年,曾历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走出村庄进入城市,从青涩到熟悉,最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就像一尾鱼汇入碧蓝大海。可是,在生命的尾声,他们不约而同的又都选择了故乡。叶落归根,躺在故乡的怀里,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如果可以,我想,我们都会假装从来不曾离去。

大雪那天,并没有一场期待已久的大雪抵达。梦里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我明白,雪下得最大的地方,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残荷之美

别样情怀

雨 蕊

寒冬,荷已香消叶残,不堪再看,正如南唐李璟在《浣溪沙》里所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枯枝败叶的残荷已难再入诗入画,却常让人对景伤情,叹流年仓促。但也有例外,李商隐就扬眉辩解“留得残荷听雨声”,文征明淡然一笑“相看未用伤迟暮,别有池塘一种幽”,白居易则对衰荷流连欣赏“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

荷已残败,昔日亭亭如箭般直指苍穹的茎干,已弯腰曲颈地伏俯水中。残荷静静俯首,波平如镜的水中也映出其躬身折腰的倒影——这一俯首,不为临水照花的骄傲,只为处之泰然的从容。

时光荏苒,盛衰有时,明媚鲜艳又能几时?曾经的灼灼其华,还不是转眼间就乱红飞过秋千去?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感慨:“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苏轼曾对着中天皓月叹道:“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的,不管是春花,不管是秋月,总是循环往复,去而复来,但英雄却有未路,美人也有迟暮,那春花秋月未有了尽,人间却在岁序更迭里多了

生活余香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我的一个学生,12岁生日,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这周我把她接到我家了。希望她以后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风雨,都能想起老师和同学给过的温暖,勇往直前!”这是微信朋友圈的一条消息,文友冯老师在2020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发的。文字下面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水果生日蛋糕,一张是女孩双手相击默许心愿。冯老师有心,灯光暗淡朦胧,虚化了女孩的相貌。

我跟冯老师平常少有来往,见面都是在报社举办的读书活动中。她很忙,但坚持在朋友圈记录和分享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点滴,每天忙完学校和班级的工作,还要收拾家务,带两个孩子,辅导孩子功课。她不累吗?还把学生带到家里,给她过生日,为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想,她是母亲,也是老师,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给予学生母亲一般的爱,在女孩生日那一天,给女孩祝福和家的温暖。我虽看不清女孩的相貌,但能想象得到,女孩的眼睛里一定闪烁着泪光,泪光映照着五彩的蜡烛,开出一朵一朵的欢喜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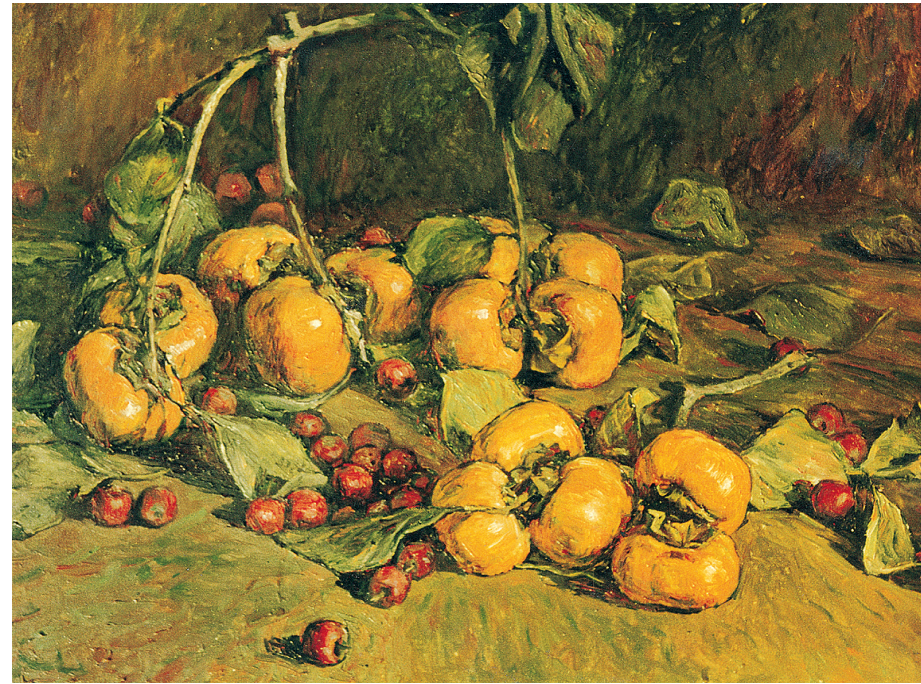
作家冯骥才有一篇文章名为《我的“伯乐”》。他在文中深情回忆恩师故友,他初涉文学之路时,遇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老师,她像慈母,给他提供改稿条件,在他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书稿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迹,给他的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写序,在文学道路上给予他厚爱、指导、帮助,拉他走上文学之路。他回忆说,

温暖

自己跟老师的关系并无刻意营造,没有功利和私欲,他们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就寄一本,她不回信,他也只是一本本收到她的新书。师恩难忘,老师在他的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他都记在心里。

电视剧《年年岁岁柿柿红》中有一个情节,王长安是乡村小学老师,孟事成是他的学生,考到县里上初中,有一天,孟事成的父亲外出,没有送孟事成去学校,眼看要耽误上学,孟事成急了。王长安骑自行车送孟事成赶往县城,遇上一段上坡路,孟事成背着书包跑,王长安推着自行车边跑边说:“孟事成,这个坡太陡了,老师实在带不动你,这段路,你得靠自己跑了。”孟事成应着老师的话,一路小跑,脚下生风。王长安这段话意味深长,路是眼前的路,是脚下的路,也是远方的路,未来的路。路再陡再难再远,孟事成都得自己走,用脚走,用心走。那天,王长安遭遇车祸,离开了他的家人和家乡。多年之后,孟事成学业有成,回到家乡,带领父老乡亲发展支柱产业,脱了贫,致了富,乡亲们搬进了配套设施齐全的楼房新居,乡村风景如画,年年岁岁柿柿红,欢声笑语洒满山坡。孟事成把对老师的感恩记在心里,表达在对家乡故土的深情付出和倾情回报里。

冬天寒冷,也温暖,寒冷的是单薄的天气、凋零的草木,温暖的是厚实的人情、善良的人心。物暖人,爱暖心。12岁的小女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冯老师给她的温暖和爱,是寒夜里的星光,会成为一种积蓄,一份力量。



诗风词韵

油画“柿柿”如意 左国顺作

窗台(外一首)

■远方
我沾染着潮湿,涉足于碎石木屑
悠闲于蕴藏着时光隧道的密径
化身为醒来的蝶,钻进绿茸茸的青苔
去了解。往日的故事
在梦中、在书中,一页页、一句句
融入诗行,成了它少有的底蕴

我咀嚼着青叶,呼出冉冉的雾气
冬季里,我透过窗台望风景

喜出望外的我
在冬的附近,享受着春天的容颜

故事中的传说

透着,淡淡的烟草味
肌肤上,盛开的鲜花
由风,飘出徐徐的馨香
念叨中,唱出的歌词
配合着,不知疲倦的伴奏
惹得,面目上布满的纹路,不再紧绷
张扬的个性,使着蛮力
撕开了,藏在里面的辛酸和苦楚
时光如白驹过隙,怎不让人品味人生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我一直觉得,四季之春夏秋冬是四姐妹,专司人间花草。雪花纷纷,是冬小妹在岁晏时,取了足够的水,整个冬天,她就在天上把这些水剪成六瓣晶花,往人间抛洒。

么妹不仅剪雪花,还会剪成梨花,君不见岑参送别武判官归京之时,北风卷地,八月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时剪成梅花,君不见张谓在溪桥遇一树寒梅,惊呼“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其实是冬小妹调皮的“杰作”。卢梅坡为二者评语“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谁也不得罪,不像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明显偏爱梅。我似曾记吕本中说的“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与不似都奇绝”。

冬小妹的调皮,还在于雪是冬花,她偏要让雪带几分撩人的春色。韩愈《春雪》诗曰:“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当雪花随风绕着庭树作暮春的落花舞动,那情境就成了“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何其美哉!谢道韞形容雪是“未若柳絮因风起”,又在《咏雪联句》中写

雪落心头

道:“不知庭霞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雪喻柳絮,还有黄庚的“远岸未春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若你曾在柳絮纷飞时节走过,一定会觉得如同走在雪里。而当你走在雪里,又会觉得那纷飞的是柳絮了。

雪是“天人宁许巧,剪水作花飞”,那天人正是冬小妹。初起,雪是小雪,风回共作娉姿舞,不过是一阵急切的北风,吹落她刚好放在篮子里的雪花,能数得清数量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渐渐地,雪越下越大,满天飞玉蝶,玉絮堕纷纷,是冬小妹生了气,将盛雪的篮子倒倾,就成了“初疑天下散花,复恐疑天散花”。

大雪节气过后,雪就下得大、范围也广。古人云:“大雪,盛也,至此而雪盛也。”一朵雪花能大到何种程度?读李白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中说:“地白风光寒,雪花大如手。”再读《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大如手席的雪花我没见过,但幼时在乡村,每年冬天总要经历几场大雪,雪如棉花团一般往下坠落,“落尽琼花天不寒”,盛极时天下下一白,简直“两淡两渚之间,不辨牛马”。

大雪连下几天,常常“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雪天不出门,除坐着青竹变琼枝外,最美之事莫过于雪饮酒,独饮可,“门前六出飞花,樽前万事休提”,也可燃起红泥火炉,温上绿蚁新酒,微信邀约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天饮酒,不知不觉就“困倚胡床醉不知”了,醉亦无妨,醉就醉着,且任它“过午醒来雪满船”,岂不快哉?雪天若出门,可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可身披蓑笠、独钓寒江,可“驾一小舟,拥衲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做逍遥的“痴”人,潇洒一回。

雪一停,父亲就拿大扫帚,从堂屋门口到大门口,扫出二尺宽的小路,然后再沿小路依次又出几条一尺宽的小径,分别通向灶房、压井、猪圈、鸡舍和厕所。多年以后,当我以回忆的视角从高空俯视童年的院子,觉得那雪中小路恰似花枝,而道道小径是枝杈,父亲用扫帚在我记忆中绘出了一幅永恒的图画。我和弟弟用雪堆斜坡,晚上泼上水,天明变成冰滑梯。在杨万里的诗里,“稚子盆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钗”。我是“搪瓷杯装白糖茶,

窗外一夜当冰果”。可惜冻太实,要花不少力气才能把冰果倒出来吃。

雪夜,母亲在屋里生了煤炉,坐着铝水壶,正滋滋冒烟。白天洒湿的棉鞋反扣着煤炉正烤着,也升了一点烟。我和弟弟趴在桌子两旁写作业,父母坐在另两角缠鸡毛掸子,无数个冬夜,我们一家四口都是这样度过的……雪的反光把夜照亮,躺在被窝里静听,一批雪落在另一批雪的身上,簌簌有声。“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与千年前白居易雪夜所闻不同,二十年前我在雪夜听见的是窗外梧桐树枝折断的“咔嚓”声。

都说“瑞雪兆丰年”,乃从农事言,大雪给农作物盖上一层厚棉被,还能冻死害虫。春天的雪水,恰似苏醒未拔节生长亟须的琼浆。对人而言,雪愈大,苦难愈深,房檐倒垂的冰凌如同射向人间的箭簇和匕首,故罗隐诗曰:“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多少年过去了,雪依旧落在故乡那些